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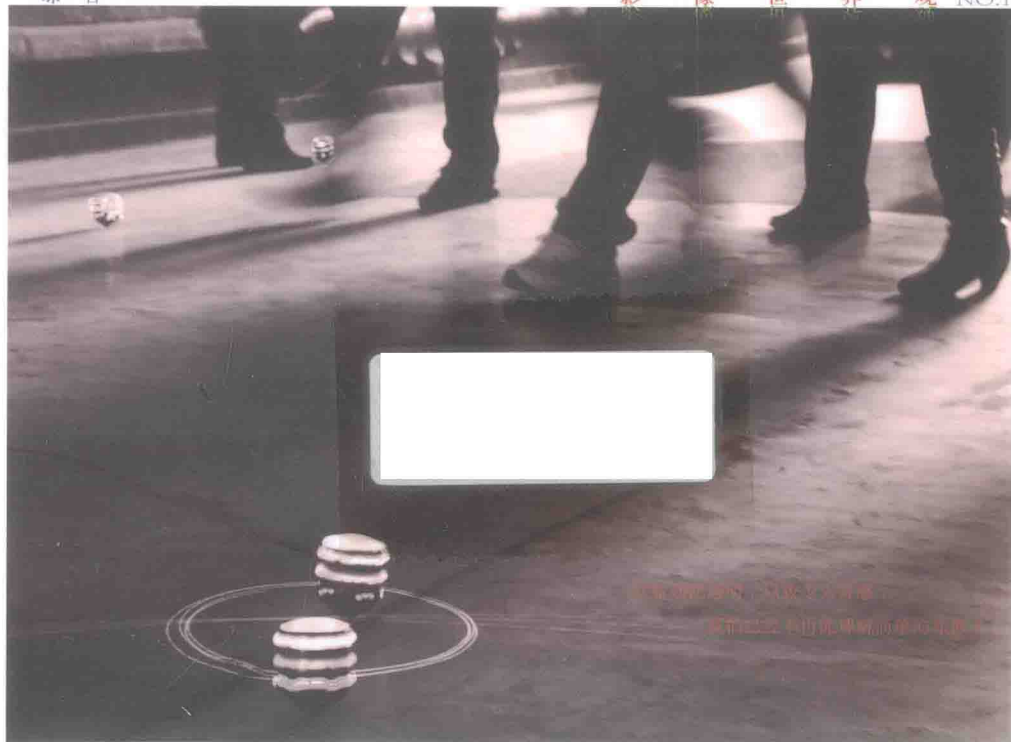
灵光

INNER LIGHT

一个念头，一座城
如果，这一季的花都开遍了
依存在情境里 我的云
不是忘记了，只是想不起
如同灰烬，至美无形
终点没有归宿 一树渴望
谁能抄袭你的精神 浮影
昨天的意义逃离了今天的画面

一味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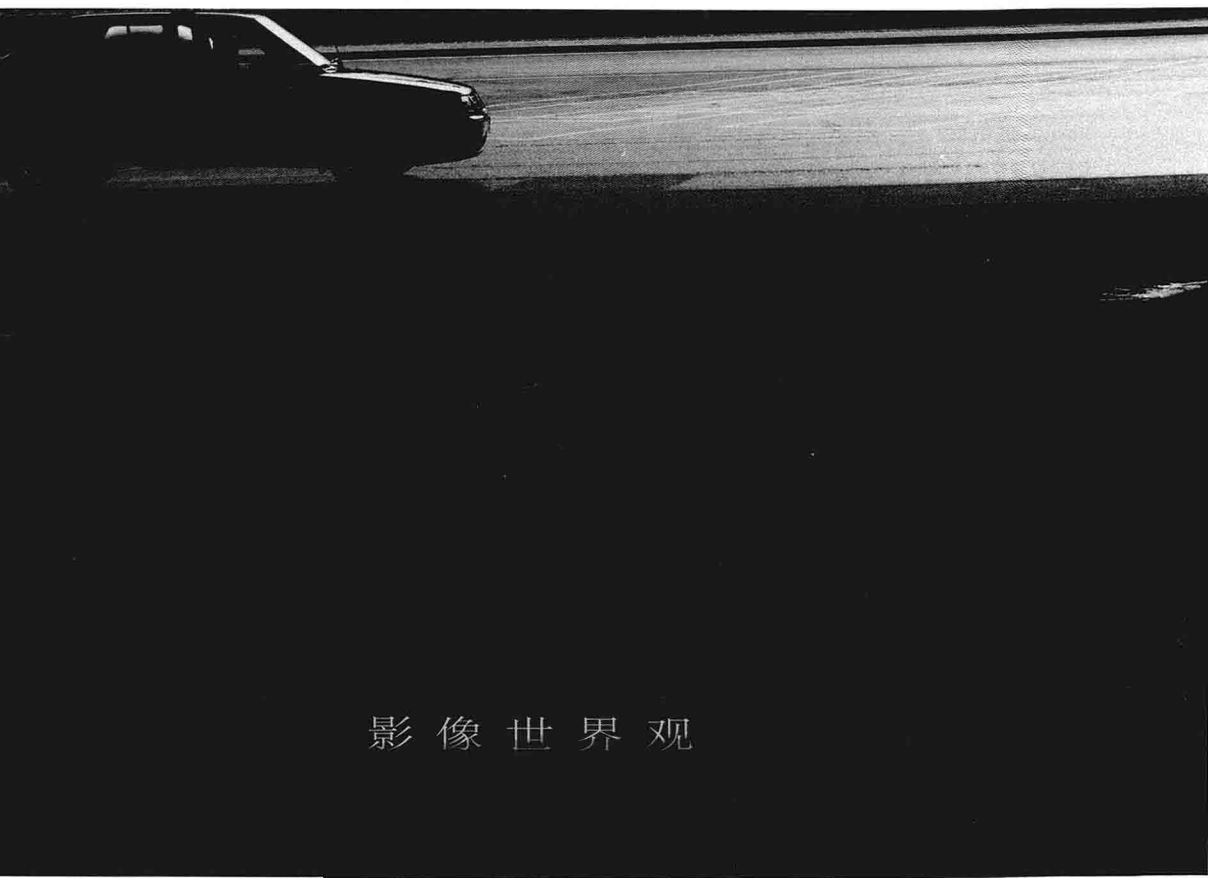
影像世界观 NO.1



新华出版社

灵 光

— 味 著



影 像 世 界 观

新 华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灵光 / 一味著. —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2.12

ISBN 978-7-5166-0222-5

I. ①灵… II. ①一… III. ①摄影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J4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88546号

灵光

作者: 一味

出版人: 张百新

责任编辑: 朱思明

封面设计: 上书坊

整体设计: 一味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

邮编: 100040

网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

<http://www.press.xinhuanet.com>

经销: 新华书店

购书热线: 010-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-63072012

整体制作: 上书坊

印刷: 北京文福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mm×200mm

印张: 13.5

字数: 40千字

版次: 2013年1月第一版

印次: 2013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66-0222-5

定价: 45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我看到了什么？

这要取决于你想看什么。

这些日常生活的画面为什么变得陌生？

这是因为你我的观看方式不同。

你看到了什么？

我看到的是非相。

是虚无吗？

是妙有。

妙有是实相？

实相即非相，应作如是观。

一
喋

昨天的意义逃离了今天的画面

从连续流动的时空中截取一个画面，这个画面便已经与彼时的时空无关了。于我而言，摄影最无力解说现实，它更近似于禅。这是一种内心与现象的对应游戏，在对峙和应答中，人与景不断地捕捉、逃脱、亲和、疏离。所以我说，昨天的意义逃离了今天的画面，唯在当下寻求更生。

摄影有着困囿于现实却又超越具象的最具悖论最难驾驭的品性，正因为有了内心的映射和参与，眼中的具象便皆可成为我的私景。而依此流溢出的文字，或因文字而化生的影像，无论是对位还是分离，都呈现着意图破解生命困局抵达内心自由的指向。

由画面开始，建构出一种生活的形状，进而谛听到自己内心的对话。这不仅仅是捕捉光影，用以简单地对现实进行图说。毫无疑问，我们必须参与其中，成为画面未曾显现的一部分，在有些刺痛有些惊惧的自省中，对自己的生命状态进行检验。这样的摄取观想方式一再提示我们，没有精神光照和意志激射的生活，仅仅是即时便可枯萎凋零的散乱画面，它们不足以成为折射生活与生命意义的例证。

仅仅是些日常片段，但这些常常易于被我们忽视的意象碎片却往往在看似无意间，透露出主宰整个行为方式的意义关联。它们不再被过多的赘述、阐释和渲染所累，以活泼泼的实相，为我们直接切入精神生活提供了简捷的路径。

此时，单纯的图解是毫无意义的，一切召唤我们去认识或亲近的事物真相，总是隐藏在远比画面本身更深更远的地方。当我们开始重新组合拼接它们时，这些意象的碎片便以无限种可能，激发着我们进行意义勾连的能力。

只需变换我们的视角和姿态，万花筒一样的场景便渐次浮出。我只是在此时的时空里切割下了几个画面，而将更为宏大的场景留在了想象之中。这样局促的取舍还无法完美地描摹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密切关系，但我们找到了一个向着深刻意义进发的基点。

那些捕捉得到的光影和姿态，还有那些只能靠我们的心智去感知的气息和隐喻，变幻出无数种意义的组合，在我们由直观印象到心灵发酵的视觉感受中，一圈圈扩展，一层层深化。剥离攀缘在游移心绪上的杂念，以此安定心情。灵光显现，由内及外，最终达至身外心内的透彻清明。

目 录

昨天的意义逃离了今天的画面

看法

一个念头，一座城 /1

夜游症·夜城

独行城市·街道

尖叫世象·建筑

欲望景观·广告

触摸体温·胡同

默片

终点没有归宿 /86

凝视

不是忘记了，只是想不起 /104

室内剧 /108

依存在情境里 /116

表情

立此存照 /124

话本

丢了爱 /128



呓语

如同灰烬，至美无形 /134

我的云 /138

一树渴望 /144

如果，这一季的花都开遍了 /148

时空飘摇 /152

蚀骨 /156

记录

浮影 /162

碎片

每一个碎片里都隐藏着一转转机 /168

别处

穿越内心的风景 /184

后记

谁能抄袭你的精神 /200

一念之间，我们的眼前生动起来。念念相生，我们的日子便愈加繁盛。我们身处其中的城市，就是附着了人们千千万万的心念变幻出的奇迹，层层叠叠盘根错节，由此心念衍生出了形态上的大千世界。

端详着一座城市，那些生生灭灭的场景，明明暗暗的表情，高高矮矮的建筑，闪闪烁烁的灯影，都在这一刻的打量下，融成相视一笑或深深叹息的默契。我们创造、护持、依存着的被称为城市的一切，其实只不过起自于一些念头，又止于另一些念头罢了。

我的脚步，伴随这样起起伏伏的念头，走过了大街小巷，穿行在姿态各异的念头之间，将声音转化为图像，将图像转化为气息，将气息转化为味道。一座城市，就这样喧哗在我眼前，安顿在我心中。

有光真好。一缕缕光将星星点点的念头都缀在了我的记忆里。我与这些活灵活现的念头对视着，看得很久很深，然后便能从对方那里渐渐看到自己。

一种念头与另一种念头相遇，使我们找到了与这个世界意味深长的关联。心心念念相续，这才有了我们生活的延展。



夜游症



夜城

夜色漫漫，人与物都开始弥散迷离的气息。收拾起被白昼啃噬的意象，城，在灯光的抚慰下渐渐酥软。清冷，混浊，尖厉，迟钝，喧嚣，呻吟，静默，游移，被释放的和从未被捕获困囿的一切，都活泛起来。我们称之为夜的这一段时空，对于飘移的生命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。灯火，只是人们借用、制造出来以表征各自精神之光的物化符号，它不是用来照亮夜空的，而是用来映照内心最幽暗之处，呈现出我的，你的，我们的心境。在黑夜中安静地潜伏或游荡，捕捉光与影，成为一种狩猎，似乎是为了猎取一切不可知物。但每一击发，却都击中自己，瞄准的外物，其实就是我们内心的镜像。

此时，城市卸去白昼的坚硬与自以为是，整个躯壳都透明了，不再阻碍人们更深入地回到自己的内心。因白昼蒙蔽所委顿的自性，在夜晚得以复苏。我是说，那些柔软的在暗夜中期待唤醒的自性，如同被一盏油灯拂拭的铜器，散着不必照亮任何外物的暗光。托马斯·特里昂说，夜晚告诉我们真实的自我，白昼告诉我们理想中的自我。卢梭就此叹息着写道，我们的生命有一半都在黑暗中。罗杰·埃克奇写出了一部奇书——《黑夜史》。只有内心还未曾迷失的人，才会如此打量黑夜。

在稠滑的夜里行走，每一步都有些潮湿，与细密的气息一同融化。尖叫就在脚下溅起，烟花般亮过。摇摇晃晃的城市失去了距离，只有天在远方。密语，在城市空气的每一个分子里跳跃，穿越，膨胀，最终让一切失语。

我们的视域并不如自己所想像的那样宽阔。

常常是这样，我们只是看到自己想看的東西，而這些想看的，又被各自的心性层层过滤。

有许多许多耐人寻味的瞬间，我们像失明一般错过。

黑暗似乎总是那么遥远，夜色醒着。虚伪的仿古老街，像一个过于年轻的演员，努力扮演着苍老的姿态。但即便在迷离光影的掩映下，它也难以发出哪怕是一声深厚的叹息。地灯、顶灯、轮廓灯，甚至探照灯，烧尽了这片天空残存的夜色。目眩。心念在周遭的喧嚣中，恣意地奔跑。这样的夜晚，已经失去了黑暗的魂魄。我听到了城市的脉动，却无法触到它的体温。声音、肢体、渴望，一切都在蓬勃生长。

如此盛大的夜宴，只是为掩饰我们倦怠的灵魂。那句著名的话怎么说来着——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，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。

这时候，在繁华落尽处，那条仿古街后不起眼的一片低矮的胡同里，我与真正的夜色对望。

城市的体温在这里散着丝丝缕缕暖意，夜色浓厚而柔软地缠绕住我们的呼吸，一切的声响融化了。时空慢慢地开始压缩，我的视线在长久地放逸之后，渐渐收卷。灯光静静地嵌在夜的深处，不再喧闹，只是无声滑落下低语的光影。

走累了，坐在一处冰冷的石墩上，裹在黑夜里，往内心深处沉淀，如果那里足够清澈，这黑暗就能呈现真正的透明。我将相机的感光度调高，因为我知道，我和我的相机都必须用高度的敏感，来领受黑夜的启示。

苏格兰女演员蒂尔达·斯文顿坚信电影不会消失，她的理由是：“即使为了所有人都能够一起坐在黑暗中。”这是一句令人怦然心动的话，在深深的夜色里，像一缕淡淡的光，浮动在我们松弛的视线上。

让我们一起坐在黑暗中，从内心开始，学习注视和倾听。

看到了自己，就看到了世界。

有时能够不说话，真好。语言总是无法彻底地明述内心深处的细微感触，这一刻，面对着自己，在黑夜里，念头不再向外攀缘，我会认真地凝视自己，确认自己的感受都是真实的，这才踏实下来。

黑夜与我对视无语。无语的繁盛。

是个夜晚，屋外下着雪，站在阳台上，望着窗外，发呆。

楼群挤着楼群，高高矮矮，割裂了远天里的沉重，像一群人影，凑出几许窃窃私语的诡秘。楼群中散射出的灯光将漫天飞舞的雪花映出麻麻的银色，雪花又在天空中打出青的底光。看着看着，雪天里的清冷渐渐幻化出沸腾的喧嚣，

铺天盖地涌来。有些惧怕地回了回神，却发现无论是清冷还是喧嚣，都只是一个对望的影像，似乎和自己并无关系。就好像是在电影院看电影，无论银幕上的世界如何变化，其实都和自己无关，你抓不到，摸不到，进不去。喧嚣的落寞，热烈的寒冷。有关心中幻象的一切，忽远忽近浮出来。原本与我无关的外境，就这样与自己的心境契合，于是便在心中落了一片白。白。记忆再怎么暗淡，都会在这样的底色上呈现出鲜活。开始像儿时堆雪人一样，在内心中堆积一些记忆。经历沉淀成记忆，就没了时序和完整，只变成一些影像，一些画面，一些难忘的感觉和情绪。想起某些经历，但很快就会发现，许多细节都凝结在了一起，无法分辨梳理出每一节的头绪。如果是在白天，我就躲了。黑夜，我却无处逃避。

所有的距离都在行走中变得更为遥远，在那个不可涉足的前方，时空无限延伸，直到将第一声啼哭和最后一声叹息都化入夜色。天黑透了，就开始透明。这才发现，行走着，我们只是不断吞噬自己的影子。

不夜，是说人们不想夜呢，还是不能夜呢。城市的轮廓已经被暗夜蚀去了边际。一些东西凸显出来，比如，欲望，寂寞，这都是在白昼里所隐藏的、物质的，并且不曾消解的东西。一旦进入黑夜，在灯光的布设下，这些仍以物质形态出现的东西，其实都化生为每个人心中的情绪。灯光赋予夜城的魔力，如同香水赋予女人的魔力。来吧，拥你入怀。黑夜在灯光的后面喃喃地说。

城市夜的肌理，在于一切人的痕迹所附着的意义。每一幢高楼，每一个街道的转角，每一道流影，都在强化着人的存在。

从这头到那头，浸入夜色之中，摇摇晃晃的时空无始无终。
一声咳嗽。
走过黑夜，一直走到透明。
一夜一夜讲述，自言自语，仅此而已。



我们的念头在这座城里游荡，
成为一些小小的发光体。
在会心的那一刻，
彼此的对视
就有了无法明言的深意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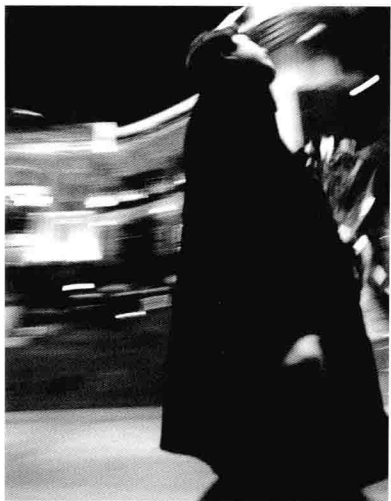


走过，只留下淡淡的痕迹。

充满这座城市的，
是各形各色生命飘移着的气息，
聚合，裂变，亲近，疏离。

那些所谓清晰固定的形状

其实只是一种假象，
在无始无终的时空变化流动中，
一切坚固的事物都被消解了。





捕捉目光，成为一种狩猎。在黑夜里安静地潜伏，
击中一切不可知物，直到这个世界不再陌生。